

草原集

高爾基著

高爾基短篇小說集

草原集

譯

新 譯 文 叢 刊

草 原 集

定價 4,900 元

著 者 蘇 聯 高 爾 基

譯 者

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大新印刷廠印刷 永利裝訂所裝訂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1950 年 11 月開明初版

1953 年 4 月初版(9001-11500)

1958 年 11 月三版

〔文學・藝術〕

〔定價頁 166〕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目次

馬加爾·楚德拉·····	一
伊則吉爾老婆子·····	二七
可汗和他的兒子·····	七〇
因爲單調的緣故·····	八三
草原上·····	一九
後記·····	一四

馬加爾·楚德拉^①

從海上吹來潮溼、寒冷的風，把擊岸波浪的濺水聲和岸邊矮樹的颯颯聲的憂鬱旋律吹散在草原上面。一陣一陣的疾風時不時地吹來一些枯黃的落葉，把它們捲進營火裏，煽起了火焰；我們四周的秋夜的黑暗顫抖起來，驚恐地退開了，一下子就露出來左面的無垠的草原，右面的無邊的大海，我的正對面是馬加爾·楚德拉，一個老吉卜賽人的身形，他在看守他那個浪遊團^②的馬羣，浪遊團的帳篷離我們這兒有五十步的光景。寒風吹開了他的那件高加索的上衣，露出他那毛蓬蓬的胸膛，毫無憐憫地打它，可是他一點兒也不在乎。他用一種漂亮的、有力的姿勢斜斜地躺着，臉對着我，有規

① 根據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一九四八年刊行的高爾基選集第一卷（英譯本）中 E. IERACIS

的英譯文，對照着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國家藝術文學出版局刊行的高爾基全集第一卷中的

原文譯出。原文篇名：Макап Чудра。英文譯名：Makar Chudra。這是高爾基的「處

女作」。

② 吉卜賽人（一種遊浪的民族）結伴流浪的隊伍。

律地抽他的那隻大煙斗，從口裏，鼻裏噴出一團一團的濃煙來，他的眼光越過我的頭，一動也不動地凝望着草原上死一般沈寂的黑暗，嘴不停地跟我講話，一點兒也不去抵抗疾風的無情的吹打。

「那麼你就這樣流浪嗎？這很好！你給你自己揀了一條挺好的路，應○。就應該這樣：到處走走，見見世面，看夠了，就躺下來死掉——不過如此而已。」

「生活？別的人？」他帶着懷疑的神情聽完了我對他所說的「就應該這樣」的反駁以後，便接着說下去。「哼！這跟你有什麼相干？你自己不就是生活嗎？別的人沒有你也在活着，而且沒有你也會活下去。難道你以為會有人需要你嗎？你不是麵包，又不是手杖，沒有人需要你。」

「你說，去學習，去教人嗎？可是你能學到怎樣叫人快樂的方法嗎？不，你不能夠。你只有先等頭髮變白了，再來說應該教人。教什麼東西呢？每個人都知道他自己需要什麼。聰明一點的人看見有什麼就拿去什麼，蠢一點的人便兩手空空，每個人自己會學習的。……」

「你們那班人○真可笑。偏偏擠在一塊兒，擠得緊緊的，可是你看世上的地方有

多少，」他伸起一隻手向草原上大大地一揮。「他們整天在做工。爲什麼？爲的誰？沒有一個人曉得。你看見一個人在耕田，你就會想：現在他把自己的氣力跟汗水一塊兒一滴一滴地耗費在地上，隨後他就躺在地裏，在地裏爛掉。他連一點兒東西也沒有留下來，他在自己的田裏什麼也沒有看到，就死掉了，他死的時候跟他生下來的時候一樣——是一個傻瓜。」

「怎麼，難道他生下來是爲了在地上挖來挖去，連自己的墳也來不及挖好就死掉了嗎？他懂得自由嗎？他明白草原的遼闊嗎？草原上波浪的談話會使他的心快樂嗎？他一生下來就是個奴隸，一輩子都是個奴隸，就是這樣罷了！他能夠拿他自己做什麼呢？倘使他後來變得稍爲聰明一點，也只好去上吊罷了。」

「可是我呢，你看，在五十八年裏頭，我見過了那麼多的事情，倘使要把它們全寫在紙上，那麼像你的那個口袋^①，就是有一千個也裝它不下。喂，你說有什麼地方我

① 在俄國民間傳說中，「薩（сак）是對男人的親密稱呼。在英譯文中這個字被譯成了

「我的孩子」。

② 這是指俄羅斯人說的，因爲說話的是一個吉卜賽人。

③ 旅行用

的袋子。

沒有到過？你就說不出來。我到過的地方，有的你壓根兒就不知道。應該這樣地生活：走吧，走吧——就是這樣罷了。不要在一個地方長住——那有什麼意思呢？你瞧，白天同黑夜繞着地球互相追逐，跑個不停，你也得像那樣地避開生活的思慮，一直跑下去，省得讓你自己厭倦了生活。你要是多想一下，你就會厭倦生活了，事情總是這樣。我也有過這樣的事情。哎！有過的，鷹。

「我坐過牢，這是在加里西亞。我為什麼活在世界上呢？——我感到了寂寞，便這樣地想起來，——牢裏真寂寞，鷹，唉，多寂寞啊！——我每回從窗裏朝田野上望出去，苦惱就抓住了我的心，抓緊它，好像把它夾在鉗子裏頭一樣。誰能夠說出，他是為什麼活着？沒有一個人知道，鷹！而且也用不着拿這個來問自己。活着，就是這樣罷了。你只要在自己四周走動走動，到處看看，那麼苦惱就絕不會來抓住你了。那個時候，我差點兒用腰帶吊死自己，真有這樣的事！

「嘿！有一回我跟一個人談過。他是個嚴肅的人，是你們的人，俄羅斯人。他說，『你不應當照你自己所想的那樣去生活，你應當遵照上帝的意旨活着。你要是服從上帝，那麼你不論向他求什麼，他全給你。』可是他自己，卻穿了一身破衣服，到處都是窟

薩。我就對他說，讓他求上帝給他一套新衣服吧。他卻大發脾氣，臭罵一頓，把我趕走了。他剛纔還說過，應當寬恕人，應當愛人。即使我的話冒犯了他的尊嚴，他也得寬恕我啊。這也是——一個教師！他們教你少喫一點兒，可是他們自己一天就喫它十頓。」

他朝營火裏吐了一口痰，不作聲了，又在裝他的煙斗。風悲傷地低聲呻吟，馬羣在黑暗中長嘶，帳篷裏送出來柔婉而多情的抒情歌曲。唱歌的是馬加爾的女兒，美人兒嫩加。我認得她那種低沈的胸聲^①，不管她在唱歌或是單單說一聲「你好」，她的聲音總是那麼奇怪，那麼不滿足，那麼傲慢的。在她那張淡黑色的、無光澤的臉上凝結着一種女王的高傲，在她那對彷彿被一種陰影罩住的褐色眼睛裏面閃露着她對她美麗的魔力的自覺，和她對她自己以外的一切的蔑視。

① 原文沒有「你瞧」兩個字，卻用了「像……那樣……」的字眼。……

② Galicia 鄰接

烏克蘭東部，一七七二年第一次瓜分波蘭時改屬奧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波蘭復國時，歸還波蘭。

③ 原文中還有一個字眼「音色的」，我沒有譯出，外文出版局的英譯本中也沒有譯出這個字眼：тонота。

馬加爾把煙斗遞給我。

「你抽煙！妞兒唱得好吧？是不是！你想有個這樣的妞兒愛你嗎？你不，好極了！應該這樣——不要相信妞兒，跟她們離遠點兒。固然跟妞兒親嘴比抽我這隻煙斗更好，更快活，可是你跟她親過嘴以後，你心裏頭的自由就死掉了。她用一種看不見的東西把你綁在她身上，你掙不脫，你就把你整個的靈魂交給了她！真是這樣的！要當心妞兒！她們永遠在撒謊！她說：『我愛你勝過愛世界上的一切』，可是只要你拿別針刺她一下，她就撕碎你的心。我知道的！唉，我知道的多着呢！喂，鷹，你要我給你講一個故事嗎？可是你得記住它，只要你把它記住了，你會做一輩子自由的鳥兒。」

「世界上有過一個佐拔兒，這是一個年輕的吉卜賽人，叫做羅伊可·佐拔兒。整個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和斯拉夫尼亞，以及所有的沿海各國都知道他，——他是個勇敢的小伙子！在那一帶地方，沒有一個村子裏頭沒有五個十個居民不是當天發過誓要殺死羅伊可的。可是他仍舊活着，並且要是他看上了一匹馬，你就是派一團兵去看住牠，佐拔兒還是會騎着馬跑掉的！哼！難道他怕什麼人？就是魔王帶了『他』所有的部下來抓他，他即使不把刀子戳進『他』身上去，一定也要着實地罵『他』一頓，而且在

小鬼們的嘴臉上給它一頓腳踢的——真是這樣的事。

「所有的浪遊團，不論是聞名或見面，大家全知道他。他就只愛馬，旁的他全不愛，就是馬他也愛不久——他騎了一陣子，就賣掉了，換來的錢，誰要就讓誰拿去。他沒有一件他頂寶貴的東西，你要他的心，他也會親手把它從胸膛裏挖出來給你，只要這個對你有一點兒好處。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麼啊！」

「我們的浪遊團當時正流浪到布柯維納^①——這是大約十年以前的事情。有一回在春天的夜裏，我們大家正坐着：有我，有那個跟着噶蘇特^②打過仗的老軍人鄧尼羅，有老魯爾，還有其餘的一切人，還有鄧尼羅的女兒娜達。

「你認得我的嫩加，是不是？她不是女中皇后嗎！然而可不能拿嫩加跟娜達相比，——這未免太擡高嫩加的身份了。關於她，關於這個娜達，你簡直找不到話來形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奧國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成立新的共和國，現在是捷克的最西面的一省。

② 以前屬奧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南斯拉夫的西北區域。

③ 一七六

九年曾為舊俄領土，居民多為烏克蘭人。後屬奧國，一九一八年改屬羅馬尼亞，一九四四年歸還蘇聯。

④ L. Kosuth (1802—1894) 或譯噶蘇士，匈牙利的愛國者。

容。她的美，也許可以用提琴奏出來，可是也只有那個懂得提琴像懂得他自己的靈魂一樣的人纔奏得出。

「她燒乾了多少年輕人的心，啊，真不知有多少呢！在莫拉瓦河①上，一個貴人，這是個有着額髮的老頭兒，他一看到她，他就不能夠動了。他坐在馬上，望着她，像發寒熱似地渾身在打顫。他像魔鬼過節似地打扮得漂亮極了，『朱絆』②上繡着金線，馬蹄只要在地上頓一下，他腰間掛的一把劍就像電光似地亮起來……這把劍全身鑲滿了寶石，他帽子上的淺藍色的天鵝絨就像一小塊青天似的——這個老紳士真是一位大貴人！他望着，望着，隨後就對娜達說：『喂，給我親一下，我就給你一袋子錢！』可是她只把身子掉到一邊去，就完了。『要是我得罪了你，請你原諒我，你不可以更親切地瞧我一眼嗎？』那個老貴人立刻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把錢袋扔到她的腳邊——滿滿的一大袋，兄弟！可是她一點兒也不在乎地拿腳踢它到污泥裏去，就是這樣罷了。

「『呀，這樣的女孩子！』他呻吟道，於是拿鞭子打馬——只見一陣塵土像雲似地升騰起來。

「第二天他又來了。『她的父親是誰？』他響雷似地對着帳篷大叫。『鄧尼羅走了

出來。『把你女兒賣給我，隨便你要什麼都成。』可是鄧尼羅對他說：『只有老爺們纔是什麼都肯賣，從他們的豬賣起，一直賣到他們的良心爲止，可是我跟着噶蘇特打過仗，我不做什麼買賣。』那個貴人大發脾氣，伸手去抽他的劍，可是我們中間有什麼人把燃着的火絨塞進了馬的耳朵裏面，馬跳起來，一下子就載着他跑掉了。我們也就收了帳篷，往前走了。我們走了一天，在第二天，我們一看——他趕上來了！他說：『喂，你們，當着上帝，當着你們說，我的良心是乾淨的。把妞兒給我做妻子：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跟你們平分，我實在很有錢。』他激動得厲害，他好像風裏的羽毛草一樣，在馬鞍上搖幌個不停。我們思索起來。

『好，女兒，你說吧。』鄧尼羅在他的鬍髭下面喃喃地說。

『要是一隻雌鷹自動地走進烏鴉的窩裏頭去，她算是個什麼呢？』娜達向我們反問道。

『鄧尼羅笑起來！我們大家都跟他一塊兒笑了。』

○ Morava 南斯拉夫主要河流之一。

○ Kytava 烏克蘭的暖的上衣。

○ Har

（潘）俄國西南部和波蘭對紳士、主人、地主的稱呼。

「說得好，好女兒！聽見沒有，大人？沒有辦法！還是去找小鴿子吧，她們倒更柔順些。」於是我們又朝前走了。

「那位大人抓起他的帽子扔在地上，便打起馬跑了，跑得那麼快，連地也直打顫。娜達就是這樣的一個女孩子，鷹！」

「是的！有過這麼一回，在夜裏，我們都坐着，聽見——音樂在草原上飄蕩。很好的音樂！它使我們的血沸騰起來，並且它在呼喚我們到什麼未知的地方去。我們都覺得，這音樂給我們喚起了一種渴望，我們渴望着什麼東西，要是得到了它，連活着也沒有意思了，除非是活着做全世界的王，鷹！」

「一匹馬從黑暗中浮現出來，馬上坐着一個人在奏樂，他走到我們面前來。到了營火旁邊，他勒住馬，停止奏樂，帶笑地望着我們。」

「『啊呀，佐拔兒，原來是你！』鄧尼羅快活地對他叫起來。這就是他，羅伊可·佐拔兒。」

「他的鬍鬚垂到肩頭，跟他的髮髮混在一塊兒，眼睛像明亮的星子似地在閃光，而微笑呢，——上帝保佑，它就是整個的太陽！他連人帶馬都像是一塊鐵鑄出來的，

站在那兒，映着螢火的火光，好像全身塗着血一樣，他露出發亮的牙齒在笑着！啊，即使他不跟我講一句話，或者他簡直不知道世上還有我這麼一個人活着，我也會像愛自己一樣地愛他的，不然，我就是個大渾蛋！

「不錯，鷹就有這樣的人！他朝你的眼睛看一下，他就捉住了你的靈魂，而你自已不但不覺得這是可恥的，你反倒因此驕傲起來。你跟這樣的人在一塊兒，你自己也會變好的。這樣的人很少，朋友！呵，少，倒是對的。要是世界上好東西太多，那麼好東西也就不會給人算做好的了。是這樣的。你再聽下去吧。」

「娜達也說：『羅伊可，你拉得好啊！誰給你做的這提琴，會拉出這麼響亮，這麼好聽的調子來？』那一個卻笑起來：——『我自個兒做的！而且它不是拿木頭做的，它是拿我熱愛的一個年輕女孩子的胸脯做的，我拉的弦子是她的心弦做的。琴還不太好，可是我知道怎樣把弓捏在手裏頭！』」

「誰都知道，我們的兄弟◎想馬上就蒙住姪兒的眼睛，免得它們燒着他的心，反倒

◎「未知的」這個形容詞是照外文出版局的英譯本添上的。

◎「同胞」，「同族的人」

的意思。

讓它們爲他^①的緣故罩上一層哀愁，佐拔兒就是這樣做的。可是他撲了一個空。娜達掉轉身子，打一個呵欠，說：『大家都說佐拔兒聰明靈活，——原來他們在撒謊！』隨後就走開了。

『啊呀，美人兒，你牙齒好尖啊！』羅伊可閃一下眼睛，從馬上下來。『你們好，兄弟們！我來看你們了！』

『歡迎客人！』鄧尼羅回答他道。我們親嘴，聊天，後來就躺下來睡了。可是到了早晨，我們看見佐拔兒的腦袋上纏着一塊布。這是怎麼一回事？說是在睡夢中給馬蹄踢傷了。

『哈，哈，哈，我們知道這匹馬是誰，便在我们的鬍髭下面暗笑，鄧尼羅也微笑了。什麼，難道羅伊可配不上娜達嗎？不，沒有這樣的事！不管妞兒怎樣美，她的靈魂總是窄狹、卑賤的，即使你掛了一蒲特^②的金子在她脖子上，也還是一樣，不會使她比本來好一點的。啊，得啦！』

『我們就在那個地方住了下去，那時候我們的事情很如意，佐拔兒跟我們在一塊兒。他真是一個好伙伴！他的聰明比得上一個老年人，什麼事他都通曉，他還懂俄文

跟匈牙利文，能讀能寫。要是他開口講起話來，你就一輩子也不想睡，只想聽他講話！說到拉提琴，——倘使世界上還有什麼人能夠拉得像佐拔兒那樣的話，就讓雷打死我！只要他拿他的弓在弦上拉一下，你的心就會顫抖起來，再拉一下，心聽着就停止跳動了，可是他一直在拉着，還在微笑。聽着他拉的時候，不覺同時想哭又想笑。這一陣子你聽見什麼人在痛苦地呻喚，哀求幫助，好像拿刀子在割你的心似的。過一陣子是草原在對天空講故事，悲傷的故事。再一陣子又是一個女孩子哭着送別她年輕的情人，又一陣子是一個活潑的年輕人在喚他的姪兒到草原裏去。於是突然間——嗨荷，一陣自由、活潑的曲子像雷聲似地響了起來，好像連太陽也跟着這曲子在天上跳舞了！就是這樣的，應！

「你身體裏頭的每條筋都懂得這個曲子，你在身心兩方面都做了它的奴隸。要是那時候羅伊可喊一聲：『伙伴們，拿起刀子來！』不管他指着哪一個人，我們大家會一齊拿起刀子朝那個人身上衝過去。他能夠隨便叫人做任何一件事情，大家都愛他，把他愛極了，只有娜達一個人連看也不去看他，倘使單單是這樣，也還罷了，可是她還取

◎ 原文是「你」字，在這兒意思是一樣的。

◎ 俄量名，一蒲特合四十磅。